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蜜蜂計

第一回 生親子計害前妻子 念結髮討燈送丈夫

世界炎涼轉瞬更，西風佩劍共長鳴。黃金短盡英雄氣，誰向牀頭哭不平。

話說漢高祖年間，河南府洛陽縣城西麒麟村，村中有一家富戶姓董名毓蘭，人稱為董員外。妻劉氏所生一子，取名良才，乃是白虎星降生。年方二八，讀盡五車之書，父母愛如珍寶，遂聘娶苗氏鳳英為妻，賢惠無比。苗氏過門未及一載，劉氏安人病故。員外見兒媳年幼，家下無人料理，只得續娶吳氏為妻。吳氏年方二十一歲，頗有幾分姿色，員外寵愛。一載有餘，呈氏生下一子，員外歡喜，吳氏更得其寵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。這吳氏自生了兒子，就把心腸改變，終日在員外面前上讒言，說良才好些不是，暗中要害良才一死，自己親子好承受家業。

一日，良才姥姥家去拜壽回家，與他父親捎來幾個包子。見員外未在家，將包子交與吳氏。吳氏一見，陡然心生一計，遂取毒藥暗下在肉包內。及至員外回家，吳氏將肉包付與員外道：「這是良才兒與你捎來肉包。」員外說：「這是我兒一片孝心。」伸手接來就吃。吳氏阻曰：「員外慢食。我想食自外來，須要小心，為何員外這等粗心？」員外笑說：「良才兒所捎來，豈有奸謀？」吳氏說：「往日我也不疑惑，但今時不知所為何事，見他滿面凶糾，氣色不正，恐他心懷歹意。俗語說：『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』，恐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員外曰：「焉有此理！你既狐疑，將看家犬喚來，一試便知。」吳氏暗喜，以為中計，將犬喚進屋。員外把肉包丟在地，那犬一口吞入腹，待不移時，就上縱下跳，流血而死。只唬的員外口不能言。吳氏說：「如何？良才這數日有些心神不安，令人疑惑。不料他竟作著滅倫之事。」員外恨曰：「這樣逆子要他何用？」遂怒氣不息，要致死良才。心又回思：「良才乃是讀書明禮之子，豈肯作此逆倫之事？再者包子已經夫人之手，其中不免有疑。」遂將怒氣稍息，言道：「且待我細查明白，再與逆子算賬不遲。」吳氏聞言，就知員外有反思之意，柳眉一皺，計上心來。口呼：「員外，你恐屈了良才兒。他所作的事可將奴羞殺，不但有弑父之心，還有戲母之意。昨日員外未在家，我獨坐房中，良才從外進來，見屋中無人，他言三語四調戲妾身，是我將他罵出房去。我恐你生氣，不敢對你言。」員外搖頭說：「此事我不信！」吳氏說：「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到書院去摘花，你躲在暗處窺看，就知是真是假。」員外說：「只可依你之言，驗其虛實，再作定度。」一宿無詞。

次日，吳氏梳洗已畢，暗取蜂蜜塗在身上，遂向員外說道：「我往書院摘花去了，你可暗中相窺。」言罷，走至書院門外扣門。這董良才正然讀書，忽聞扣門之聲，暗想：「必是苗鳳英前來摘花，待我躲在門後耍他一耍。」將身門後一閃，側身開了門說：「我到你達來了！」吳氏喝道：「好你不通情的畜生！你把我當作何人？」良才一見心慊，遂賠笑：「兒不知母到，言語冒犯，望乞寬宥。」吳氏說：「不知者不作罪。」遂走至月台以下停步。良才口尊：「母親來到書院有何事情？」吳氏說：「你妻令我與他摘花來了。」良才說：「待兒與娘摘來。」吳氏說：「我自己挑選摘幾朵罷。」

時當三月天氣，百花開放，滿院芳芬，那游蜂狂蝶來往不絕。這吳氏名為摘花，實是用計而來，遂在書院之花叢中走了一趟。引得那些蜜蜂見他身上之蜜，皆紛紛飛來戲蜜。吳氏說：「這些游蜂螫了我生疼，良才快來護娘體，逐狂蜂！」良才跑近前遮護吳氏身體，用手逐蜂，吳氏故意在前跑，良才在左右逐蜂。董員外在暗中見良才耍戲吳氏，不由大怒，又不敢聲揚，恐外人知曉，醜名難卻，恨恨而去。

這吳氏約料員外必然窺見了，停步喝道：「蜜蜂已散，你還手之舞之。畜生，你要戲耍為娘嗎？」良才說：「為兒有天膽也不敢。」吳氏喝退良才，自己回轉後堂，故意眼中落淚，見了員外含淚說：「你養的好兒！見我摘花，他言我頭上有蜂，近前抱我調戲，我捨命向他撕鬧，險些被這畜生所辱。」員外聞言，長歎一聲曰：「我已看明。這逆子有不子之心！今晚喚來，用繩把他勒死，以絕後患！」

二人講話被苗鳳英在窗外聽去。鳳英轉回自己房，見良才進屋，口呼：「相公，你是讀書明理之人，為何竟作出逆倫之事？」遂言：「從窗外所聽摘花戲母，員外大怒。今晚要用繩把你勒死！」良才聞言一怔，遂曰：「清晨母親書院摘花，有群蜂繞身，命我去逐蜂。卑人並無欺母之心哪！是了，我趕蜂時，母親身上黏手味甜，必是暗抹蜂蜜，引蜂上身，定計誣我也是有的。」夫妻悲歎不已。

天色已晚，忽聞父親呼喚。良才只得走來，口尊：「父親喚兒有何教訓？」員外怒喝道：「好畜生！竟有不子之心。毒藥害父，書院戲母，罪不容誅也！」不容良才分辯皂白，手執絨繩向良才項上一套，吳氏幫著員外努力一勒，只勒的良才腳蹬手刨，目瞪口呆，堪堪氣絕。

忽然頭上現出一隻白額虎，張牙舞爪，甚實兇惡。怎見的是：

發牙似銅錐，二目如金鈴。

分明麒麟友，山下鬥青龍。

這白虎乃是董良才的原神出竅，照定員外與吳氏。二人唬的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白虎仍然歸了竅。

這苗鳳英在角門之外窺視，見吳氏同員外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堪堪致死之際，忽現一隻白額虎將他二人撲倒。心知丈夫是上方白虎星降世。見員外、吳氏嚇死，恐蘇省過來仍然難為丈夫，急用石頭把角門撞開走進，只見良才披頭散髮，面如金紙而亡。急忙上前解去絨繩，將丈夫抱在懷內，含著淚喚道：「相公省來！」喚了一刻之久，並未蘇省，暗想：「丈夫一死，吳氏必不留我，必逼我改嫁。奴是名門之女，我丈夫已死，奴焉能落在這賤人之手？」想罷將心一橫，在牆上摘下寶劍，拔劍自刎而死。

這董良才雖然氣絕，真魂未散，陽氣悠悠轉來。睜目一看，只見父母躺臥在地，心中納悶；又見苗氏妻倒在血泊之中，心中方明，「必是見我已死，拔劍自刎。」顧不的血泊，抱住鳳英嚎啕痛哭：「妻呀，苦了你了！」哭了一回，暗想：「不好！父親與吳氏母也打了順風旗。若等父母醒來再無好處，我不如海角天涯逃我性命去罷！」遂站起身形向外而行，猶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。正是：

打開玉籠飛彩鳳，頓斷金索走蛟龍。

匆匆逃去。

這吳氏與員外蘇省半晌而醒，說：「好利害一隻猛虎，嚇死我也！」員外問：「逆子良才往那裡去了？」吳氏說：「或者那不孝之子，想必被虎吃了。那邊是一血人嗎？」員外近前一看，不由大驚失色：「不好了，夫人快來，兒妻被人殺死了！」吳氏近前一看說：「這小賤人，是何人將他殺死？」員外歎道：「我家門遭此不幸，速派人備辦棺木盛殮。」吳氏阻曰：「不可，若備棺木不致緊要，萬一苗姓向咱理論，員外以何言答對與他？不如將屍骸掩在後園枯井之內，日後無人問他夫妻則可，如有人問及他夫妻二人，就說小畜生不順家教，被我責打他幾下，他夫妻就連夜逃走而去。」員外聞言說：「好計！」遂把苗氏屍骸掩埋在後院枯井內。

再言苗氏自刎而亡，張灶君不敢承當，遂將苗鳳英的靈魂送在當方土地處，土地又將魂送在城隍處。苗氏見了城隍，將夫妻二人的冤枉訴了一遍。城隍曰：「本司送你去見閻君，訴你的冤枉。」苗氏跑稟道：「冤魂啟求尊神，現今俺夫妻含冤負屈，只求尊神賜下紅燈，惟恐冤魂之夫逃難迷路，以紅燈引之，以表我夫妻之情。」城隍聞言大悅曰：「真乃賢良，至死不忘結髮的恩情，吾神可敬！也罷，賜你紅羅紗燈一盞，速去快回，莫誤卯期。」苗氏遵命而去。

且言董良才逃走，荒郊外黑暗暗，不辨路徑，仰天歎道：「天哪！天！我董良才往哪裡存身？」正然為難之際，猛見前邊現出燈光，心中暗喜：「這就好了，我不免趕上，作伴同行。」遂緊走了數百步，看那燈光還是怎遠，忙喚道：「前邊那位老兄台，等

候我作伴而行！」連喚幾聲不見應聲，遂停步往前細看，暗道：「奇怪！前邊燈光明是一人，為何喚之不應？我走燈也走，我停燈也停，莫非是鬼魅戲耍我？」不由毛髮悚然。陰魂苗鳳英見丈夫有些恐懼，遂應聲曰：「相公為何不往前走？」良才驚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苗氏魂曰：「奴是你妻苗氏鳳英。」良才聞言只嚇的抖衣而戰，顫哆嗦問曰：「賢妻！你已死在家中，為何在郊外纏我？」苗氏口呼：「相公不必害怕，妾念夫妻情腸，在城隍面前求討紅羅紗燈，一則與你引路，二則同你作伴而行。」良才聞言痛不欲生。苗氏魂勸曰：「相公不必啼哭，我想傷心之事越哭越悲，若哭的有些好歹，豈不將為妻一片好心枉費？趁此夜靜無人，隨為妻送你逃命去罷。」良才口呼：「賢妻前行，卑人隨之。」苗氏魂把紗燈高舉前行，良才緊走，紗燈緊走；良才慢行，紗燈慢行，走了一夜，良才忽然不見紗燈，見迎面有一座古廟。心想：「紗燈為何不見？想必賢妻送我至此，他就回去了也是有的。我覺著困倦，莫若進廟歇息歇息，候至天明再走不遲。」

不言董良才宿在廟內，再表苗鳳英陰魂引丈夫至古廟，天將五更，遂將紗燈一閃，杳無蹤影。自覺陰風響處，已至城隍廟中。城隍老爺收了紗燈，遂即寫下一角文書，差派幾名青衣引領苗鳳英陰魂竟往鬼門關而來。行走之間，一座大山阻路，一簇一簇許多窮餓之鬼圍裹上來，向苗氏陰魂索討錢食，苗氏魂只嚇的往後倒退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